

失乐园*

〔日本〕筒井友美

洪 旗译

1. 深邃而幽远的黑暗

从幽深的黑暗中,渐渐可以隐约地看出水的形态。

摄影机的镜头缓缓拉开。

与此相随,水的形态逐步显现出来,仿佛启示着是水开创了天地万物。

能够听到水滴的声音。

水滴声越来越密,终于轰然一声,汇集成奔流之势。(叠化)

2. 瀑布

轰鸣着倾泻而下的瀑布——

(叠化)

3. 字幕:《失乐园》

4. 私营铁路某站月台(夜景)

久木祥一郎(50岁)与松原凛子(38岁)相互依偎着在站台等车。

初秋的夜晚懒洋洋地吹拂着。

凛子整了整头发,姿态安详而优雅。

电气列车驶近月台。

凛子:能把我送到我家附近吗?

久木(因出乎意外而吃了一惊):啊?

凛子露出了狡黠的微笑,略显苍白的脸上,一瞬间闪过了一丝凄凉的神色。

* 译自日本《电影剧本》1997年第6期。——编者

凜子伸出纤细的手指,为久木扣上外衣的纽扣。

纽扣扣错了位,相差一个扣眼。

久木并未留意。

凜子乘坐的列车关上了车门。

透过车门的玻璃可以看到凜子,她的身影随着列车迅速地远去了。

久木:……

久木脚步略显蹒跚地走在人影稀少的月台上。

登上月台台阶的久木的背影。

5. 旅馆的房间(回想)

仿佛是幻觉中浮现出了同凜子做爱时她的肢体——肩膀、颈项、手指、脊背、膝部和大腿——随后又消失了。

凜子的声音:可怕呀……不知怎么回事,我好像已经不是我自己了……

6. “现代书房”大楼·外景

这是一家座落在神田的出版社。

出版社门外的马路上车来人往。

7. 附近的吃茶店

久木就像一名逃学的孩子,独自一人无精打彩地喝着咖啡。

8. 久木的回忆

杂志编辑部。

精明强干的久木在听电话,而且眼睛一边瞧着稿件一边还在大声叱责部下。同时处理着好几件工作的久木非常忙碌。

尽管从他脸上可以发现一些缺乏睡眠的痕迹,但整个人仍然充满了活力。

9. 原先的吃茶店

久木沉重地站起身来。

10. 现代书房·走廊

女职员们叽叽喳喳地谈笑着走过了走廊。

久木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沿着走廊的一边往前走去。

前方,编辑部的门开了,水口吾郎(51岁)急步走了出来。

水口一眼看到久木,扬起手打着招呼走近前来。

水口:哎呀,受不了受不了哇!印数又要增加三万。这可比你当主编的

时候多了一万册呀。

久木:有什么办法。现在,咱们出版社的杂志这一摊,全靠你这根顶梁柱撑着了。

水口的部下拿着胶片图样追了过来。

部下:头儿,怎么还不走哇!

水口:有时候,真想找点儿清闲自在的差使干干。(把手放在久木的肩上)等过几天有时间,咱们一起去吃饭吧。那好,就这样。

水口和部下边查对着胶片图样一边急匆匆地朝走廊的一头走去。

久木把双手插进裤子口袋里,好像呕气似地转过身,慢悠悠地向走廊的另一个方向走去。

11. 同上·走廊到楼梯

放在裤子口袋里的无线电话响了起来,久木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迅速向四周打量了一下,然后三步并做两步跑到楼梯中间的休息平台,满怀着可能是凜子打来电话的期望接通了电话。

久木(一边喘息着):喂……怎么、是你呀?

声音中不由得流露出有些失望的语气。

久木:今天晚上?……不,没有什么预定的事情……嗯……噢,……知道了,那好,今天晚上见。

关掉了电话的久木,正想把无线电话机放进裤袋,突然又停下来犹豫着。

12. 松原家·内景

凜子在为晴彦的皮鞋打油。

凜子的丈夫晴彦戴上无边眼镜准备出门,凜子在为他做准备。

晴彦:今天,学会的活动结束之后,我还要到研究室去。

凜子:得回来得很晚吧?

晴彦:是啊。你给我去买些“埃波瓦兹”回来。

凜子:都吃光啦?你可真是爱吃奶酪呀。

晴彦:要是纪国屋那家没有,就去“弗洛密”买。

凜子:知道了。

会客室的电话铃响了。

稍显紧张的凜子。

晴彦:喂,电话在响呢。

凜子:没事没事,一定又是我妈妈。

晴彦出了家门。

凜子:你走好哇。

凜子确认晴彦已经走远、感觉不到什么之后,把大门锁好,赶忙跑到会客室。

凜子还没拿到电话听筒,电话铃声就断了。

凜子:……

凜子在等待电话铃声再度响起。

一点动静也没有的电话机。

凜子拿起了电话。

13. 现代书房·调查室

调查室有四名业务人员,铃木(54岁,负责编纂社史,是个有些爱假充内行的人)、横山(51岁,负责社内资料的统计、整理,是个不识风趣的人)、村松(49岁,负责辞书项目的开发,为人耿直)和久木(负责编纂昭和史),他们有的在看报纸,有的边做解除肩部酸痛的体操边干着工作。调查室的女秘书宫田秀子(22岁)极其认真地在削着一支铅笔。

屋子里静得只能听到刀子削铅笔的声音。

这里的状况给人一种十分清闲的感觉。

“嘀铃铃……”响起了一阵沉闷的电话铃声。

所有的人一齐望着久木。

久木故做从容地从挂在椅背上的外衣口袋里取出无线电话,走出了房间。

其余三人都从老花镜的上方直勾勾地盯着久木的行动。

14. 楼梯间的休息平台

久木匆匆跑来,接通了电话。

久木(喜出望外):是你……

凜子的声音:刚才的电话,是你打来的吧?

久木(故意开玩笑的口气):是我,那又怎么了。

15. 松原家

凜子在打电话。

凜子:这才几点呀,你怎么就……(咻哧一声笑了)真不谨慎。

16. 现代书房·楼梯间休息平台

久木:我倒没觉得有什么不谨慎。当时,突然特别想听到你的声音……

17. 小酒馆前的巷子(夜)

小酒馆檐灯的灯光幽幽地照着通向酒馆的石头甬路。

18. 小酒馆·内景(夜)

小酒馆内只有一张柜台,靠里面也只有一个比地面稍高一点的日式带座垫的酒座。

久木和衣川(50岁)并排坐在柜台前。

两个人就着小菜在喝啤酒。

衣川:咱们俩也有好长时间没像这样喝酒了。怎么样啊?

久木:什么怎么样?

衣川:(毫无顾忌地笑起来):我可不想听你被贬去调查室之后工作上的事情,听了也让人打不起精神来。

久木(苦笑):你这个心直口快的家伙。我还没到应该追求闲适工作的岁数呢。

衣川:去那儿有半年了吗?

久木:是去年年底的事。算起来,差不多九个月了。

衣川:我到那边之后,虽然算不上什么骨干精英,但至少还和总社有联系,还有调回总社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就没那么自由了。

久木:是这样吗?

衣川:是啊。

久木:……

衣川:我呀,近来总是想……总想能有一回精神恋爱。

久木:……

衣川一口气喝光杯中的啤酒。

要的热菜送了上来。

衣川:这是我的柚子小芋头。

久木:我的是烧茄子。

衣川:我用木松鱼丝。

久木:我还是要姜汁吧。哎,那你现在有目标了吗?

衣川:这样的目标不那么好找吧。

久木：……

衣川：如果，能找上像“楷书的她”那样的女人，那我的目标就算是找到了。

久木：“楷书的她”？

衣川：就是松原凛子嘛。哎呀，你不是来我们文化中心讲过“文章的写作方法”的课程么，就是那时候，我给你介绍过的书法老师呀，总是穿着特别合体的和服的那位美人老师，记起来了吗？

久木（暧昧地）：唔唔……

衣川（做出写毛笔字的姿势）：她写的，可不是那种柔若无骨的字，而是端正严谨的楷书，所以嘛，就叫做“楷书的她”。

久木（暧昧地）：噢，是么……

一对情侣进入店内。

是一位中年的男人和一位年轻的女人。

久木和衣川似乎不经意地瞄着他们。

19. 行驶的出租车（夜）

醉酒和疲劳而困倦起来的久木斜依在座椅的靠背上。

夜间的街景掠过车窗。

久木（忽然嘟囔了一句）：楷书的她？

渐渐响起了与凛子的对话声。

20. 旅馆的某房间（回忆）

久木很舒适地在大床的一侧躺了下来，开始抚摸凛子的身体。

久木：摸着哪儿感觉最好。

凛子（闭着眼睛）：全部，哪里都有感觉。

久木（微笑起来，手的动作仍在继续）：这是旅行，去哪儿更好呢？

凛子（也露出了微笑）：哪儿都好……只要和你在一起……想去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

久木：好吧，我带你去。

久木的手似乎是要发掘出凛子未曾体验过的快感。

21. 行驶的出租车（夜）

久木脸上的表情如同他的胸部和体内有什么疼痛的地方。

22. 松原家·晴彦的书房（夜）

晴彦正在阅读一本很厚的英文医学书。

响起两声敲门声后房门打开，凜子拿着奶酪、果酒走进屋来。

凜子把东西放在桌子上，然后从晴彦的身边退开几步。

一声不吭的晴彦。

凜子(犹豫了片刻之后下了决心):嗯,那个……

晴彦:……

凜子:下个周末,我要和女校时期的几个朋友去旅行……

晴彦(仿佛根本没有听到凜子的话):吉冈当上了循环系的外科部长,给我准备什么贺礼送他吧。

凜子:好的,送兰花可以吧?

凜子毫无表情的面容。

23. 久木家·外景(几天后的近午时分)

这是位于樱新町住宅区内的一座庭院式住宅。

24. 同上·久木夫妇的寝室

久木打开衣橱,一边哼着什么曲子一边为出门旅行挑选服装。他拿出一件漂亮的夹克,查看口袋里有什么东西。

久木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张以前得到的俱乐部会员卡。

久木(一张张仔细地看):过去,我也曾经春风得意过呀……

久木撕碎会员卡,揣进裤子口袋里。

久木在挑选领带。

“你干什么呢?”

听到文枝的声音,久木吓了一跳,忙转过身来。

外出归来的文枝(46岁)抱着购物的纸袋站在那里,满腹狐疑地瞧着丈夫。

文枝(紧盯着久木):你在自己挑衣服呢?

久木:……

久木掩饰地假咳了几声,故意用无所谓的气息说——

久木:突然有急事要去京都。因为我正在编昭和史,所以需要老的资料。哎,没办法没办法。

文枝:是吗?真够呛呀。

文枝冷漠地说了一声,走进里面去了。

久木长吁了一口气,抹去额头上的冷汗。

25. 品川车站·站内(同日·下午)

正在等人的凜子身穿素雅大方的连衣裙,挎着一只小小的皮包。

她显得有些不安的样子在人群中寻视。

久木跑了过来。

久木(喘息着):等好久了?

凜子一边微笑,一边挎住久木的胳膊。

久木把一只手放在凜子的手上。

久木:走吗?

凜子:……嗯。

26. 行驶中的电气列车·内景

并排坐在厢座中的久木和凜子,他们宛如一对出门郊游的年轻恋人,一边高兴地交谈一边喝着罐装啤酒和果汁。令人惬意的初秋的风从车窗吹进,拂动着凜子的头发。

久木(把身子凑近凜子,轻声地):带什么下酒的小吃来了?

凜子:甜栗子。

久木:……不错。

凜子把一只手绢包放在膝头打开,拿出甜栗子来。

两个人都抓起栗子咬破栗子壳,开心地吃着。

凜子兴高采烈地说着什么,一边指着车窗外的景色。

久木充满爱意的目光,久久端详着凜子容光焕发的侧脸。

久木的脑海中,渐渐浮现出第一次与凜子见面时的情景。

27. 久木脑海中的图像

夏日的阳光射入美术馆的展厅内。

站在一幅裸体女人素描(抽象派)前的久木。

眼睛一直盯着这幅画而脚步却朝下一幅画移去的久木撞了谁一下。

久木忙转过头来,是凜子。

见到衣着朴素而典雅、婷婷玉立的凜子,久木竟然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凜子默默低头致歉,然后静悄悄地往前走。

出神地望着凜子的久木。

* * *

美术馆外

下起了夏天的雷阵雨。

从美术馆里出来的久木，正打算朝一边走，目光突然聚焦在一个点上。

似乎没有带伞的凜子显得有些为难地望着雨景。

久木下了决心，走近凜子。

凜子查觉了走近前来的久木，转过头看着他。

久木：如果您不介意，我可以把伞……

久木边说边打开手中那把折叠伞。

谁知这把伞久木怎么也开不好。

久木不知不觉和折叠伞较上了劲，就像在同伞搏斗似的。

凜子忍不住笑了起来。

久木撑着好不容易打开的小小的折叠伞，和凜子一起走进了雨帘之中。

久木尽量用伞为凜子遮雨，自己身上却被淋透了。

28. 镰仓的某神社·内景(夜)

正在演出“薪能”《癸之上》。

舞台上，变作冤鬼的六条御息所，因深重的悲哀而狂舞着。

舞台的两侧篝火熊熊。

目不转睛地看着能剧的凜子。

凜子的脸庞被火光映成了一片晕红。

坐在邻座的久木一眼一眼地偷偷瞟着凜子。

29. 久木回忆中的景象

这还是刚刚产生恋情时的久木和凜子。

他们并排走在横浜的街上。

久木悄悄把手伸到凜子的手边，希望能得到回应。

凜子轻轻触碰久木伸过来的手。

久木紧紧握住了凜子的手。

久木和凜子既没有相望也没有说话，只是双手紧紧相握，缓缓地、无言地往前走去。

30. 原先的薪能·(夜)

狂舞的六条御息所、熊熊的篝火、深重的黑暗，以及凜子。

凜子专注地望着前方，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六条御息所。

31. 鎌仓的旅馆·某房间(夜)

久木和凜子进入房间。

凜子打开电灯,一边观察内装豪华的房间一边走向窗前。

窗外是灯光照耀下的一座庭院。

凜子:终于只剩下咱们两个人了……

凜子转过身,见久木正在仔细地锁上房门,然后将内侧的锁链挂好。

做完这些事,久木点点头,似乎是说“这样就没问题了”,然后走近凜子。

凜子:总听别人说起薪能,可是一直也没看过。我觉得真好。

久木:是因为古时候没有现今这样的电灯照明。当时那些武士们所看的薪能,恐怕比现代的更有恐怖感,也更为玄妙吧。

久木把凜子拥到身边,一只手伸进了她的裙子里。

凜子(挡住久木的手):等一等……让我去洗个澡。

久木(轻声地):没关系的,就这样吧。

久木轻柔地将凜子推倒在床上。

久木:今天晚上不回去没事儿吧。

凜子:……会挨骂的。

久木:嗯?

久木因弄不明白凜子说此话的真实意图而显得有些无措。

闭上了双目的凜子。

凜子的美使久木将顾虑抛到了脑后

久木伸手关掉了床头灯。

32. 演完了薪能的舞台

篝火已经熄灭,只有能剧的余韵在幽暗的夜色中飘荡。

33. 鎌仓的旅馆·某房间(夜)

一点暗红色的火光。

这是久木点燃的香烟发出的火光。

暗淡的火光中,隐隐约约地浮现出两个人做爱后赤裸的躯体。

凜子(嗓音有些沙哑而深沉):还是感觉不一样……

久木:……

凜子:每次和你这样,感觉都不同……好像深深地掉了下去……好可怕呀。

久木:还说可怕呐。

凛子:也许,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吧。

久木:哪有这么回事,他们可不像咱们俩有这么深的爱情。

凛子的手臂缠住了久木的身体。

久木:来吧……

画面又回复到深沉的黑暗,可以听到微微的风声。

34. 回归的列车(次日黄昏)

并排坐在厢座中的久木和凛子。

凛子呆呆地望着窗外开始沉入暮霭之中的景色。

久木靠在凛子的身上睡着了。

35. 私营铁路某站月台(比前一场景略晚些的黄昏)

并肩站在月台上等车的久木和凛子。

列车缓缓驶近。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稍倾——

久木:我送你回家吧

凛子(十分意外地):嗯?……

微笑着的久木。

凛子觉出久木是在开玩笑,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凛子的表情中闪现出一丝孤寂的神色。

凛子(直视着久木):那样的话,要分手时反而更难受。

久木:……

列车停了。在上下车乘客的一片混乱之中凛子上了车。

就在车门即将关闭的一瞬间,久木也跨进了车厢。

车门关上了。

透过车门的玻璃,可以看到一脸吃惊的表情仰头望着久木的凛子和久木的身姿。

电气列车向暗淡下来但十分喧闹的市区驶去。

36. 行驶的列车内

伫立在车门边的久木和凛子。

37. 久木家·大门(夜)

久木用自己的钥匙打开大门,进入室内。

在刚进大门的三合土地面上放着一双年轻女人穿的鞋子。

女儿知佳(23岁)从里面出来。

久木:噢,是你来了。

知佳:好不容易得到一次住宿旅行的机会,谁知阿徹正好出差。听说爸爸你也是去京都出差了?

久木:啊?噢……。这个给你,也算不了什么好东西。

说着,拿出一盒很像是从站前小店买的生八桥的土特产递给知佳,然后朝会客室走去。

38. 同上·会客室

文枝正在往瓷砖上画图案,这是她干的一份零活儿。

文枝(没有朝久木看):回来得比我想像的要早呀。

久木:嗯?唔……

知佳进来,打开了生八桥土特产的包装。

知佳(对文枝):爸说这是从生八桥买了给你带来的土特产。

慢慢转过头来的文枝。

久木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避开了文枝的视线。

久木(假咳了两声):那……我先去洗个澡吧……

文枝(机械而单调的声音):你爸爸还带土特产……

知佳脸上一副毫未察觉双亲情绪有异的神情,把盒子上那条写着生八桥几个字的纸带扯下来,拿出一块盒中的点心放进嘴里。

39. 现代书房·调查室

久木、铃木、横山和村松,在与往日一样的清闲气氛中做着各自的工作。

宫田为每个人送上茶或咖啡。

宫田:铃木先生是摩卡咖啡,横山先生的是京番茶,久木先生是艾尔克莱饮料……噢,对对,村松先生,你的蕺草茶马上就要没有了,请您赶快补充。

村松:这玩艺,也不怎么好喝嘛。

铃木:所谓茶,那都属于嗜好,可不是什么健康食品哟。

横山:但是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村松:是啊,是啊。

铃木:到底能有多大效果这很清楚,茶嘛,就是茶。

几个人用十分随便的语气七嘴八舌地说起来。

宫田又为每个人送上了豆馅年糕。

横山:哎,久木,你的昭和史现在编到什么地方了?

久木:到阿部定了。

村松:说到阿部定,她真的把男人的那玩艺儿给割下来了?

横山:谁知道哇,这种事。

久木(点头):从那个男人的死来看,恐怕真是这么回事。

村松:如果她的确那么迷恋那个男人,倒没准能干出这种事来。

歪着头的横山和久木。

铃木(打了个呵欠):咱们这儿缺个干将,工作起来也不带劲。

横山:真让人怀念赶着时间工作的时光呀。

久木(悠然地点了一支香烟):……

宫田也加入进来。

宫田:不过,我看久木先生和担任工作能手的主编时相比,也没有多少变化嘛……瞧着还是那么精明强干。

久木:这是视点的变化。

大家一同看着久木。

久木:还没有感觉闲暇下来的时候,已经习惯了自由,还没有查觉交际在减少的时候,便已见不到让你讨厌的人了。

横山:这样一来,就可以一边喝着茶一边随随便便地聊着天,不是满惬意的么(笑)。

铃木:这话听起来似乎挺有道理的,可是呢……

村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来消磨闲暇的时间呀。

所有的人一下子都静了下来。

只能听到嘶嘶的喝茶声和吃豆馅年糕的声音。

40. 东京都内的文化中心·书道教室

凜子在指导学员们写毛笔字,不时地亲自为学员修改。

凜子的表情非常认真。

41. 久木家·会客室(黄昏)

深秋季节的黄昏。

可以听到秋虫的鸣叫声。

文枝披着对襟毛衣,敲打着键盘在电脑上给彩绘瓷砖设计图案。

久木从里间来到会客室。

久木从书架上取下维生素,吞下几片后,用尽量轻松随意的语气说——

久木:工作上的事还算顺利吧?

文枝:眼看就到年底了,工作挺忙的。

久木:眼下,瓷器这东西还受欢迎吗?

文枝:有图案的彩绘瓷砖还挺受欢迎的呢。主要是装饰浴室,也有用来美化餐厅的。

久木:噢……嗯,这倒是。

文枝:……

久木:好啦,我这就走吧。

久木拿起早已准备好的旅行包。

久木:我到赤坂出席颁奖晚会之后,因为明天一早还要去参加高尔夫球的比赛,今天晚上就住在仙石原的旅馆了。

文枝:……

久木:喂。

文枝:路上小心。

久木似乎觉得有些扫兴,但旋即转过身往门口走去。

大门关闭的声音。

文枝敲打电脑键盘的手停住了……片刻之后,她又继续敲打起来。

42. 行驶的轿车中

久木正驾驶着汽车。

汽车的收音机播放着令人怀念的 60 年代的歌曲,久木兴致很好地跟着乐曲哼唱。

43. 位于赤坂的某饭店

久木的轿车驶入了饭店的停车场。

44. 同上·晚会会场

这是为书道展览举行的颁奖晚会,200 多名宾客的出席使会场内热闹非凡。

墙上挂着获奖的作品。

久木进入会场,环顾大厅。

凖子书写的“慎始敬终”的书法作品上挂着受奖励的彩带。

凜子站在自己的作品前,正忙于接受与会者们的祝贺并同相识的人互致问候。

久木站在离开凜子稍远的地方,怀着一种既荣耀又似乎有些难为情的心情望着凜子。

肩膀上被谁拍了一下。

久木吃惊地回过头去,是衣川。

衣川:真是出类拔粹的女人呐,这里所有的男人都会有同感的。

久木(复杂的表情):……

端着一托盘饮料的男侍走了过来。

各持一只玻璃杯的两个人。

凜子领着一位装束时髦、体态苗条的女人(今井美都里,38岁)朝这边走来。

久木有些紧张起来。

凜子:今天能够光临,真是太感谢了。

久木:哪里……

衣川:松原女士,今天晚上的你显得格外美丽,看得人家的眼睛都快直了,对吧?

久木(愕然地):啊? 哦……

久木与美都里的视线相遇,美都里朝久木露出妖冶的笑容。

久木一时不知该如何应付,有些尴尬。

凜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今井美都里,从高中起我俩就是朋友。

美都里:所以,也可以说我们是20年的至亲好友。

久木:噢,那不就是从七岁开始的吗!?(故意装傻充愣地开玩笑)

美都里:哈哈……

衣川:哈哈……

久木偷眼望着凜子。

凜子十分从容地用眼神回应久木。

凜子:她呀,刚刚才和她那位法国丈夫离了婚。

久木:噢……是吗(既好奇又有些发怵的样子)?

美都里:请多多关照。

衣川:哪里,还请尔多关照才是。怎么样?(拉过久木的手)等一会儿咱

们几个一起去喝一杯如何？

久木(想挣开衣川的手):我,正好有点事情要……

衣川(仍然抓住久木的手腕):你已经预先有了安排？

久木:是打高尔夫球的事。噢,不,打高尔夫球是明天,不过,因为时间开始得很早,所以要先住过去,这是事先约好了的……(不知不觉中解释了一大套)

凜子:今天您在百忙之中还能光临,真不知怎么感谢才好。

与久木暗中交换过眼色的凜子。

久木:那我就告辞了……

转身离去的久木。

凜子很快被其他一些与会者围住。

45. 同上·地下酒吧。

久木慢慢呷着兑了水的威士忌。

凜子从入口处进来。

久木向凜子扬起一只手。

凜子(在久木身边的椅子上坐下):真对不起,总是脱不开身。

久木:咱们走吧。

久木拿了收费单站了起来。

凜子:我想去一下洗手间……这个请替我拿一下。

凜子把挎包递给久木,自己朝洗手间的方向走去。

久木来到收款处结帐。

久木正准备往外走,突然吃惊得仿佛要“啊”的一声叫出来。

衣川和美都里一起进了酒吧的大门。

两个人都看见了久木。

衣川:咦,怎么回事呀你?怎么现在还在这里呢?

久木:没,没什么……我喉咙干得很,稍稍的……

久木一边说,一边下意识地把手伸进裤子口袋里,似乎在掏着什么东西。

凜子从洗手间的方向出现了。

凜子看到了衣川等人。

衣川他们也发现了凜子。

久木此时愈发焦急地在裤袋里拼命搜寻着。

然而,从凜子的表情丝毫也看不出慌乱的神色,她缓缓地扫视了一下店内。

凜子:还是没有来呀。

美都里:……你在等人呢?

凜子:是的。有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要来和我见面,可这是怎么回事呀?

衣川:嘻,对这种让松原女士等了半天的家伙,用不着那么上心,倒不如咱们几个一起喝酒吧。(拉住久木的手腕)你也来喝一杯总可以吧?

久木:不,不行,我……

美都里:还要参加高尔夫比赛呢对吧?请多多保重呀。

久木:噢……

凜子:那就失陪了。

平静地向久木低头行礼的凜子。

久木无可奈何地拿着凜子的挎包离开了酒吧。

衣川似乎根本没有瞧出什么名堂,一边招呼着侍者一边赶忙在座位上坐下。

美都里(小声地):阿凜,挺好的?

凜子:什么呀?

凜子又回到了餐桌旁。

46. 高速行驶中的久木的轿车(夜)

闷闷不乐地握着方向盘的久木。

47. 位于赤坂的某饭店·地下酒吧(夜)

左右各有一位美人的衣川,眉飞色舞地同凜子和美都里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

48. 伊豆山附近(夜)

建在小树林中一座高岗上的旅馆。

在旅馆的对面,是静谧的夜色和大海。

49. 伊豆山附近的旅馆·房间(夜)

仍然穿着日常服装的久木,已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沙发旁的茶几上,东倒西歪地扔着几只空啤酒罐和小的威士忌酒瓶。

久木轻轻挪动了几下,睁开了眼睛。

他听到了什么声音。

久木侧耳听来,是解下和服束带的声音。

久木:……

他看见了凜子。

久木:凜子……

在黑暗中穿着一身和服的凜子。

凜子:对不起,把你弄醒了。

久木:什么时候进来的?

凜子:因为最近咱们一起来过,服务生还认得我,就把钥匙给我了。我看你睡得挺香,本来不想惊醒你的。

久木:你自己过来的?

凜子:是。

久木心中涌起一阵对凜子的疼爱之情,把她搂在怀中。

* * *

沐浴在月光下的大海。

闪烁着银光的海浪,渐渐与床单上的折皱重叠起来

50. 高原上的公路(次日上午)

久木的轿车在疾驰。

久木驾驶着轿车,凜子坐在他的身边。

两人都显得舒适而放松。

久木:这么一来,我也跟他吵起来了。

凜子(开玩笑的口吻):你会吗?

久木:要说搞营销,就是会经常发生口角嘛。既要思考对手怎样促销,又要考虑自己这边如何做出更好的东西来。幸好,现在我终于有闲暇的时间了。

凜子(扑闪着双眼望着久木):太好啦,你为了我争得了闲暇的时间。

久木兴奋而又快活地对凜子说——

久木:咱们何不再住上一夜?

凜子:……好。

两个又向原地返回。

51. 伊豆山的旅馆·房间

房间附带的庭院里有私用的露天浴池。

远处,大海在午后的阳光照耀下,闪烁着炫目的光辉。

久木和凛子在露天浴池中。

他们把红葡萄酒带到这里,在浴池中对饮。

凛子面颊现出了桃红色的红晕,心情舒畅地仰头望着天空。

久木在水中静静地移向凛子身边。

凛子(轻声地):真是不可思议呀。

久木:……

凛子:也许,从老早老早以前,人类就是这样,沐浴在月光之下,听着风的声音,不断地重复做着这种事情。

久木:男人为了博得女人的欢心而尽最大的努力,女人则回应男人……

久木的手触到了凛子的乳房,轻轻地爱抚着。

凛子反射性地感到害羞而向后退缩。

久木没有理会凛子的反应,继续爱抚。

久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同进步呀发展啦毫无关系,只是不断地重复做着相同的事情……

凛子:……

久木:不过,女人在性欲方面很贪婪。

凛子:原先我可不是这样呀。

久木:因为你是个很有才气的女人嘛。

凛子:什么才气?

久木:我也说不好。反正,不管怎样,咱们能在这里厮守着,真好。

凛子口中发出了模糊不清的声音。

久木把凛子转向自己,然后让她骑坐在自己的腿上。

久木进入了凛子的体内。

凛子闭上双眼,眼睑颤动着。

久木对凛子这样的神情十分着迷,不过还是开口问道——

久木:你丈夫没说过什么吗?

凛子(痛苦的表情)……

久木:……

凛子伸出双臂,环抱住久木的脖子。

随着他们的动作,浴池中的水在晃动着。

凜子(嘶哑的声音):我已经,不能再和别人这样了……美妙的事情……

两个人的动作逐渐激烈起来。

远方传过阵阵的涛声。

凜子睁开眼睛,再次抬头仰望天空。

凜子的脸上显现出深深的愉悦。

52. 松原家·会客室

美都里带着独生子安利(3岁)来到松原家。

安利精力充沛地跑来跑去。

坐在沙发上、十分快活地望着安利的凜子和美都里。

美都里:我儿子是个挺棒的男子汉吧?

凜子:真叫人着迷。

美都里:你对他的感觉不是也很不错吗?

凜子:嗯?

美都里:我说的是久木呀,那个小甜饼干^①。

凜子(因出其不意而一时语塞):……

美都里:你丈夫不知道?

凜子未能马上回答,脑子里在搜索着坦率诚实的词汇。

凜子:嗯……

美都里:我也想恋爱了。

美都里抱起安利。

美都里:为了这个孩子我也不能没有幸福的生活。最近常有人给我介绍,现在我有了一名候补者。

凜子:哎?是个什么样的人?

美都里:是个不亚于我儿子的好男人呗。

凜子:真让人高兴。

美都里:这回是个荷兰人。

凜子:哦……噢。

① 久木名字的发音很像英语的小甜饼干。——译者

美都里“吱”地亲了安利一下。

53. 现代书房大楼·外景

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圣诞歌的乐曲声。

久木出了大门,朝一边走去。

54. 附近的吃茶店

久木进入店内。

水口坐在一角,朝久木扬起手。

久木在水口的对面坐下。

水口:吃过午饭了吗?

久木:没有,还没吃,不过也没什么急着办的事。

他们向招待要了咖啡。

水口:特意把你给叫出来,抱歉。

久木:要和我说什么事?

水口(点上香烟):其实,就是想告诉你,从明年起我要被调到马龙分社去了。

* * *

店里进进出出的人不少。

久木:那么,去那边是当社长……

水口:先当个副社长。但是,就算让我当社长,我也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久木:……

水口:像我们这样的公司职员,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人家认为:这家伙已经没什么用了,就会像丢纸屑一样把你抛弃。

久木:不过,我看你没有理由被抛弃呀,去了马龙分社,也许正好适合你的那种工作方法。

水口:辛辛苦苦地干到今天,可都做了些什么呀……

久木:……

水口:到如今,我才算理解你的心情了。

久木:却非夏尽秋方至。

水口:你说的什么?

久木:是《徒然草》^①“十月小春”中的一句。那意思是说,并非夏天结束了秋天才到来,而是盛夏里就已经滋生出了秋天的气象。

水口:的确如此。

久木:不论是自然界也好,公司也好,还是人事安排也罢,看上去似乎是哪一天突然发生了变化。其实,骨子里老早已经开始变化了,只不过那时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水口(用力捻熄香烟):一般来说,男人到子公司去,因为总得算是个后辈,所以得特别慎重,人也就变得老成持重起来。但是,我可不会那样。

水口下意识地仍然将熄灭的烟蒂在烟灰碟里蹭来蹭去。

久木神情郁闷地瞧着水口。

“铃铃铃”,电话铃响了。

久木取出无线电话,想要避开水口似地侧过身,然后放到耳边。

久木:喂……是你呀。

55. 文化中心·所长室

衣川在打电话。房间的一角装饰着圣诞树。

衣川:你这家伙真不够交情啊,对我这个大学时代的老朋友竟然也守口如瓶。我说的是你和“楷书的她”的事儿呀,你们俩如今过从甚密,对吧? 简直是……我从美都里那儿听来的。嗯? ……他妈的混蛋,光请吃饭有什么味儿。我跟你说明啊,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有关那个“楷书的她”的事情。

久木:她的事情?

衣川:几天前,她到这里找我,要求继续担任书道的讲师,而且还说,能否让她从每周两次课改为每周讲四次课的常任讲师。作为我来说,当然会有种种考虑,不过……我看哪,其中恐怕有她特别需要钱的因素。她显得稍许有些疲惫的样子。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呀? ……是吗? ……果然是没有听说呀。我就是想先和你打个招呼,你知道就行了……

一群在文化中心听课的家庭主妇学员们说说笑笑地进了屋。

衣川忙换上一副和蔼可亲的表情站起来。

^① 《徒然草》是日本镰仓时代后期作家吉田兼好于1324至1331年间创作的杂文、随笔集,与《枕草子》并称为“日本随笔文学双璧”。——译者

56. 回出版社的路上

久木边走边按无线电话上的按钮。

久木正想说“喂”的时候,电话中先传出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晴彦的声音:喂,我是松原。

久木赶紧切断了电话。

呼吸急促的久木显得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

57. 现代书房·楼梯间的休息平台(黄昏)

久木把无线电话贴在耳边。

58. 松原家·会客室

无人的房间里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59. 位于神田的某鲛鰾鱼火锅店·包间(同上·夜)

现代书房调查室的年终聚会正在热热闹闹地举行。

宫田不辞辛劳地忙着准备火锅的食料。

铃木:好啦——现在,不是该问问宫田小姐了吗?据说女人都有敏锐的观察力。

村松:你看我们这些人当中,哪一个最受女人的欢迎呀……

宫田(一边把蔬菜下到锅里):嗯……噢,先不说谁最受女人欢迎这个问题。要我看,现在身边还有一个“她”的人,是……是久木先生吧。

铃木等人的口中猛地迸发出一阵“噢!”的叫喊声、感叹声。

久木(连连摇手):哪有这种事情,我……

横山:果真没错啊,还带着无线电话,那就是武器呀。

村松:以前我对此还挺奇怪的呢。

久木一个劲摇手否认,因为一直在心里盘算着凜子的事而显得有些无精打彩。

宫田:请吧,这是鲛鰾鱼肝。

久木面前的小盘里被宫田放上了鲛鰾鱼肝

* * *

火锅里的汤已经很少了。每个人的脸都在水蒸气和酒劲的作用下显得油光发亮。

铃木:不行不行,去情人旅馆的作法已经太老式了。

横山:那你说,万一这种机会降临到你身上,你该怎么办才好呢?

村松:去汽车旅馆呀,眼下时兴这个。

横山:要是每次见面都去这种地方,那可得花不少钱呢,是不是久木?

久木(暧昧地):这个么……

铃木:他呀,既有家庭,又有个已经结了婚的独生女儿,老婆还干着一份零活儿,钱上是不成问题的。

村松:他和我们这些被分期付款卡住了脖子的人可大不一样啊。

横山:要想搞点儿花花事,必不可少的首先就是钱呀。

村松:第二是得有时间。

宫田:是体力。

男人们顿时都安静了下来。

铃木(做出一副十分内行的样子):但不管怎么着,也不能让这种事情引出家庭纠纷来,这才是成年人的恋爱之道呢。

宫田:对对对,想要做得漂亮……

“铃铃铃”,传出不太清晰的电话铃声。

电话铃声是从叠好后摞在一起的几件西服中发出的。

村松:久木,电话响了。

久木忙不迭地找出自己的西服,然后拿着它出了包间。

所有的人都仰着油光发亮的面孔目送着久木。

60. 同上·对着庭院的走廊(夜)

久木走来,一边迅速将无线电话放在耳边。

久木:喂喂……是你吗……(终于放了心,几乎要掉下眼泪的样子)太好了!……你,现在在哪儿?

61. 医院·走廊(夜)

没有化妆的凜子在打公用电话。

凜子:我父亲去世了,所以……今早给你打过电话。突然发生的事……对,可能是心脏病急性发作。

62. 鲛鳍火锅店·走廊(夜)

久木:我一点也……不知道……你别太难过了……能听到你的声音,我太高兴啦。

久木双手捂着电话一个劲地说着。

久木:我想见你。

久木把无线电话机的送话口更加贴近自己的嘴边。

久木:真的想见你……哪怕一个小时……就算二十分钟也行呀……如果今天晚上不行,那就明天……

横山出现在走廊的另一边,似乎是出来上洗手间。

横山发现了久木,步态不稳地摇晃着走来。

久木无可奈何地收起了电话。

横山(晃晃悠悠的):哎?怎么给挂啦?

久木:……

63. 东京市中心圣诞节时的景象

北风断断续续地送来圣诞歌曲的旋律。

64. 靠近城郊一带的高层旅馆·某房间(夜)

久木在椅子上坐下,双手合十靠在额头上,祈求似地等待着。

久木(嘟囔):会来……肯定会来,会为我而来的……现在,她正从大楼之间穿过……

65. 久木想像中的画面

从街上向这里跑来的凜子。

66. 先前的旅馆·某房间(夜)

久木:过了信号灯……现在穿过大堂……

67. 久木想像中的画面

跑着穿过大堂的凜子。

68. 先前的旅馆·某房间(夜)

久木:现在已经上了电梯……

房门的电铃响了。

久木(吓了一跳):……

久木慌里慌张的站起身,腿在桌子上狠狠撞了一下,跑到门口打开房门。

门外站着一位年轻的客房服务生。

服务生:这么晚打搅了。我是来补充冰箱饮料的。

久木:……

沮丧的久木揉着被撞得生疼的腿。这时,他发现在服务生身后的走廊那边,穿着丧服的凜子正朝这里走来。

久木(不由自主地):你真的来啦……

吃了一惊连连眨眼的服务生。

* * *

久木仔细打量着身穿丧服的凜子。

久木:真美。

凜子(羞怯地):出了一头的汗。

久木把凜子揽入怀中。

久木:你父亲的事,很突然吧?

凜子:是的……他对我是那么亲切慈祥,尽管是继父……

久木:继父?

久木松开手,瞧着凜子的脸。

凜子向窗前走去。

凜子:我的生身父亲,在我只有三岁的时候,就离开家走了……

久木:……

凜子陷入了凝思之中。

凜子:我九岁的时候,妈妈和我现在的父亲结了婚……父亲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疼爱我……

久木:那……你的生身父亲,从此之后就再没有……?

凜子: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对亲生父亲,只留下了骑在他肩膀上的一点印象。

久木:骑在肩膀上……?

凜子:那时我还很小,父亲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我用手紧紧搂住他的脖子……我想,大概是他带我到离家不远的河边玩去了。父亲投出的小石片,在水面上打出了好几个水漂,水花的涟漪越扩越大……到现在我还记得父亲脖子的温暖和头油的气味。

望着说话的凜子,久木渐渐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想要得到她的欲望。

久木想把凜子拉到床边。

凜子抗拒着。

凜子:不能这样。

久木:咱们什么也不做,只是稍稍躺一下总可以吧。

久木和凜子拉扯着搅到一起。

久木(抓住了什么把柄的语气):昨天衣川给我打过电话了。

凜子(看着久木):……

久木:我觉得,假如你在钱的方面有什么问题,至少应该先和我商量一下。

凜子:……

久木:或者,即使有什么难言之隐,也该……

凜子望着久木的那双大大的眼睛一眨也不眨。

凜子:……我还不是为了能多和你见面吗。

久木:……

凜子:我是想,如果有了工作,就容易找借口离开家。这样一来,能够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就多一些。

久木为自己愚拙地竟未曾想到这一点而苦笑着。如此一来,那种难以忍耐的欲望便越发膨胀起来。

久木把手伸进凜子的丧服。

凜子制止久木的动作。

久木(不开心的表情):我想要。

凜子:求你啦(把头转向另一边)。

久木:稍稍一下就行……

久木硬把手伸了进去。

凜子雪白的肌肤从黑色的丧服中显露出来。

69. 同上·走廊(深夜)

凜子悄然离去的背影。

70. 原先的旅馆·某房间(深夜)

久木坐在床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那只手。

71. 三浦家·日式住宅的客厅(深夜)

守灵之夜。凜子父亲的遗体就安放在这里。

已是夜深人静时分,节子(62岁)独自一人在更换线香。

凜子脚步略显迟疑地走了进来。

凜子在离节子稍远的地方跪了下去。

节子:晴彦已经回家去了。我看,你还是回去的好……

凜子:今天晚上,我就留在这儿,和妈妈一起……

节子:多亏了晴彦,他是个医生,真帮了咱不少的忙呀。在医院里,也给

做了种种的安排、布置……

倏地垂下头的凇子,用手整理着头发。

由于想到了刚才在旅馆发生的事,凇子感到有些难堪。

节子(望着灵柩的方向):多么短暂呐,人的生命。

凇子:……

节子:能得到他这么周到的关心照料,对你爸爸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事了……

凇子:……

节子:你也该珍重晴彦才是,你们还没有生孩子……

凇子(难堪地):……

凇子点燃了一支蜡烛。

节子就着烛火燃着了线香。

72. 松原家·会客室(次日早晨)

门厅处响起开门声,是晴彦回家了。

凇子(迎着他站在那里):你回来啦。又工作了整整一夜,太辛苦了。

晴彦默默地松开领带。

凇子:要吃饭吗?

晴彦:不用了……困,就是困……

晴彦朝二楼走去。

凇子:哦……

晴彦(仍然背对着凇子,但停住了脚步):……

凇子:我父亲的事,得到了你的种种帮助,谢谢你了。

晴彦默不作声地继续登上楼梯。

凇子呆呆地站着,脸上毫无表情。

73. 同上·二楼的夫妇寝室(早晨)

晴彦在脱衣服。

门开了,凇子悄然无声地进了屋。

凇子帮晴彦脱下衣服。晴彦伸出双手把凇子拉向自己。

凇子在推拒。

晴彦用力想把凇子按倒。

两个人无言地角斗着。

凜子趁晴彦稍一松懈的机会挣脱出来。

晴彦:我这样做令你讨厌吗?

凜子:……

凜子转身向屋外跑去。

晴彦:……

有些气促的晴彦一动不动地木然而立。

侧桌上摆着的镜框里,是身穿白衣的晴彦与凜子并肩合拍的照片。

74. 神社·内景(春节)

神殿里的铃声响了起来。

新年后来做初次参拜的久木夫妇以及知佳和她的丈夫徹(25岁)。

75. 久木家·会客室(黄昏)

文枝:知佳和徹就着过年的菜点一边饮红葡萄酒一边闲聊。

知佳:阿徹早说过了,想早些要孩子。

徹:咱俩不就是为这个才结婚的嘛。

知佳:我还想只有咱们两个人的快乐时光能再长一些呢。

徹:有了孩子会增加更多乐趣的(对文枝)是吧?妈妈。

文枝:咱家那位当爸爸的,自从和我结婚起,就只是一个劲地工作、工作,
连一同享乐的时间都没有。

知佳倏地看了文枝一眼。

久木准备外出,轻手轻脚地走进来。

久木把维生素片放进口中。

久木:我到常务家去一趟就回来,只要不打麻将不会太晚的。不过……

文枝:哎,不是去专务家吗?

久木:嗯?

文枝:刚才你好像说的是去专务家嘛。

久木装做没听见的样子朝门口走去。

76. 同上·车库(黄昏)

知佳看着久木把车开出了车库。

知佳敲敲车窗的玻璃。

久木摇下车窗。

知佳(把脸凑近,突然变成一副认真的表情):爸爸,你要对妈妈体贴一些

呀。

久木正想说什么,但知佳已经朝他摆了摆手,然后向屋里跑去。

久木加大油门,把车开出了院子。

77. 横滨的街景

78. 位于横滨的某公寓·走廊到楼梯(几天后)

久木和凜子走来。

79. 同上·某室

久木和凜子用暂借的钥匙打开房门,进入室内。

这是面积大约 40 平方米的一居室单元房,显得空荡荡的。

两个人在屋内各处观看。

应该适于远眺的窗户对面是高层楼群。

久木:租金是 12 万日元,如果和去旅馆的费用相比,还算便宜。

不知从哪里传来了春节的乐曲声,那是踢毛键、舞狮子时吹奏的清亮的笛声。

凜子侧耳倾听着笛声。这时,久木从她身后抱住了她。

久木:今年该什么年了?

凜子:……

久木:还想能有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更多、更长的时间。

凜子(突兀地):可是,就这么下去,咱们会怎么样呢?

久木:……

凜子:咱们会下地狱的。

久木:地狱? 这才刚过春节……

凜子:你会怎样我不知道,可我一定会的。在我为父亲守灵的夜里,还做出那种事来……

久木:要是那样的话,咱们俩就一起下地狱吧(半认真地)。

凜子在久木的双臂中转过身体朝着久木,抬起一双湿润了的大眼睛望着他。

凜子(目光强烈地):从今以后,我就只想着和你见面的事。

久木对窗外有些顾忌,伸出一只手去关窗,但未能关好。

80. 现代书房·调查室

久木在专写日程的小黑板上写了“取材”两个字后出去了。

同事们都一边做着手边的事一边瞄着久木的行动。

村松:最近以来,久木好像特别忙呀……

横山:而且还总在采购……

久木的办公桌下面,放着一只装有家用电器的百货商店的袋子。

81. 横滨的街道

正在元町一带购物的久木。

82. 两个人的房间(傍晚)

屋子里摆放着双人床垫、几只座垫、可以调节高度的桌子、落地灯、小型冰箱等。此外,还有最基本的食物和烹饪厨具。室内显得简朴到了有些杀风景的程度。

这是由于凜子希望不要把这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小天地变成“家庭的重复”。

凜子已经先到了,正在准备着简单的饭菜。

房门打开,久木提着百货商店的袋子进了屋。

高兴地转过身的凜子。

凜子:真快呀。

凜子抬起正在做菜的双手放在身子两边,只把嘴唇伸向久木。

久木抱住凜子亲吻。

久木(咂咂嘴):这个味儿嘛,是……芝麻酱伴凉菜……

凜子:哼,真遗憾,是醋和芝麻酱……凉拌山药。

久木:哦……噢,我再尝尝。

久木再次亲吻凜子

两个人的亲吻渐渐热烈起来。

* * *

久木和凜子坐在座垫上,用全部为纯白色的朴素的餐具在吃晚饭。背后床垫子上蒙的罩单已经掀开,显然他们已经在那上面做过爱了。

凜子:还是两个人一起吃的香甜可口。

久木(欲言又止地):……

久木往杯子里斟满啤酒。

凜子:你在想什么呢?

久木:没有,什么也……

凜子:如果只有咱们俩,那该……

凜子住了口,没有再往下说。

久木有些不安地瞟着凜子。

低垂着眼睑的凜子白净的面孔。

83. 松原家·会客室(同上·夜)

凜子从外面归来。

晴彦走出书房,站在楼梯上俯视着凜子。

晴彦(格外沉稳的语气):你做的事情,谁知道了。

凜子:……

晴彦:在什么地方吃的饭,在哪家旅馆住宿,当然,还有那个男人是谁,这些都是一清二楚的了。

凜子:……

晴彦(打开报告书似的文件夹):这里都有非常翔实材料。你很快乐吗?或许还做出了什么更恶劣的事情吧?

凜子:……

晴彦:但是,我并不打算和你分手。

凜子:……

晴彦:只要没离婚,你就仍然是我的妻子。

晴彦转身返回书房。

凜子直挺挺地站在原地没有动,只是朝着晴彦的背影,仿佛任何事也没有发生似地说——

凜子:要换洗的衣服,有吗?

84. 现代书房·调查室

久木正往那块黑板上写“去国会图书馆”几个字,村松向他开了腔。

村松:有点事……

久木转过身,发现村松、横山、铃木等人都是一副沉重的表情。

* * *

宫田在整理着文件。

听着铃木等人说话的久木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久木:水口他……是癌?

铃木:在肺上。好像也转移到了别处。

久木说不出话来。

横山:他自己似乎还不知道。

村松:他家里人的意思,是希望如果去探望他,也等再过一段时间……

久木:是吗?

横山:眼看着和咱们同样年龄的人病倒……咱们这些人,不做好精神准备是不行啦。

久木:这家伙,本来已经决定让他去马龙分社了,可……

铃木:当然,这样一来决定也就撤消了。公司方面,很快会对他的后继者做出人事方面安排的。

久木(难以忍受):……

横山:他这一病,也许还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

久木:其他人?

村松:是啊是啊。人呐,一旦被排除于主流之外,由于感到失去了工作的价值而苦恼,往往会为日后患病埋下病根。据说这种情形特别多。

铃木:也因为他是只知工作的人呀。

宫田十分尽心尽力地履行着她的相当于秘书工作的职责,在每个人的办公桌上放下一听蔬菜汁。

村松:久木先生,你这就要去国会图书馆吗?

久木:什么?噢噢……

铃木:可得掌握着点分寸,要适可而止呀,无论什么事都一样。

久木面露一丝苦笑,出门去了。

85. 街道(黄昏)

在混杂的人群中走来的久木。

夕阳渐渐沉落下去。

86. 两个人的房间(夜)

久木和凜子在房间里。

凜子拿出文件夹让久木看。

久木(把文件夹拿过来):是对咱俩的调查吗?……大概是委托兴信所①

① 日本接受委托对别人的品行、财产等作秘密调查、报告的一种机构。——译者

调查的吧。

凜子: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久木(一边翻看文件夹中的纸一边念):9月11日……在西麻布的陶艺展示会上见面之后,到章士町的“Kie”西餐店吃饭……旅馆……(翻过一页)10月27日……在赤坂的王子饭店1203室登记住宿……要的是意大利通心粉,送到客房……我,吃过那玩艺儿吗?

凜子(脸上现出怒容、极其认真的表情):正确的,是炭火烤意大利通心粉!

久木(苦笑):这叫什么呀,简直就像一本回忆日记。

凜子(仍然是极其认真的表情):爱上自己所喜欢的人很自然吧?

久木:那当然啦。如果爱上自己厌恶人就太没道理了。

凜子:道理虽然如此,但只要是结了婚这样做就不允许了。如果爱上丈夫以外的男人,还没怎么样呢就会被说成是淫乱或行为不检。对丈夫不爱是不行的,可是总还有感情发生变化的情形吧?

久木:……

凜子:如果是音乐或小说,即使你说它无聊没意思也不会召致别人的批评,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吧?然而,你所讨厌的是一个人的时候却为什么不行啦?……勉强地同已经不爱的人相处在一起,那才是伤害对方的背叛。我是发自内心的深爱着你,难道只能被称为淫乱吗?

凜子的眼中突然涌出了大滴的泪珠。

久木(疼爱地看着凜子):我就是喜欢你一贯打扮得那么整齐爽利,却又显得十分性感,总是那样的认真和努力,而且既大胆又爱哭……我真是喜欢似乎哪个方面失去了平衡的你。

凜子(用力拭去泪水):那好,我也告诉你我喜欢你什么。

久木:我有吗?

凜子:也是在某些方面失去了平衡这一点。

凜子的泪水仍止不住地流着,但因为觉得自己的话挺可笑而笑出了声。

久木猛然抱住凜子,把她推倒在床垫上。

凜子伸手关掉了落地灯。

87. 久木家·会客室(另一天的晚上)

文枝在擦拭玻璃杯。

大门轻轻开启,久木回来了。

久木(松开领带):昨天本打算回来的,谁知工作怎么也搞不完……(吞下几片维生素)原本想好了事先打个电话给你,可是因为喝得多了点睡着了,结果……

文枝:你用不着那么勉强自己。

久木:勉强?

文枝缓缓地点点头,转眼望着遮挡住夜间窗户的窗帘。

文枝:我们该分手了吧,这种方法恐怕最为合适。

久木没有想到文枝会说出这些话,不禁愣住了。

文枝:咱们现在就分手,我能够轻松些,对你来说,也是一种令你舒畅的解脱吧。

久木:……

文枝:我这个岁数,今后要重新开始做什么事情,已经没有什么余地了。

久木(声音嘶哑了):可是,为什么……

文枝:……

久木: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些话,让我为难。

文枝:为难(看着久木)?

久木不由得移开了视线。

文枝把擦拭完玻璃杯的毛巾整整齐齐地叠好。

文枝:请不要忘了今天和你说的话。

文枝进到里面去了。

久木嘴上一直衔着香烟,却忘了点火。

88. 市中心的高层楼房·中间的庭院(午休时间)

这里是一块开放的公共区。

久木和穿着工作制服的知佳并排走着。

知佳:妈妈终究还是和你说了,对吧?

知佳的声音从容得使人感到意外。

久木:“终究”?你都知道了?

知佳(点头):那,爸爸,你到底怎么办?

久木:到底……

知佳:妈妈是认真的。

久木不由深深叹了一口气。

久木:说心里话,我真不愿意这样。

知佳:你想让妈妈总也不起疑心,一直那么相信爸爸,是吗?

久木:不不,我从没有想得这么深。不过,和你妈妈分手的事……

知佳:妈妈她可没少哭哇,在我的面前。

久木:……

知佳:可是,妈妈那个人特别要强好胜,她不愿意让爸爸见到她那种样子,因为如果让爸爸看到,她就要崩溃了。

久木:……

知佳:……

久木:今后,她是不是就打算一个人了?

知佳:妈妈就一个人过,所以,爸爸你该为妈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久木(露出一丝苦笑):你已经长成大人了。

知佳:那当然啦。世界总是在前进的嘛,尽管速度不算快。

久木:……

知佳:那好,爸爸,我就走啦。

向久木摆了摆手,转身跑去的知佳。

久木眯起眼睛,感到有些失落地望着跑远了的女儿。

89. 横滨大街上的人流(黄昏)

久木在人群中走来。

与久木擦肩而过的行人们。

久木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看到了凜子,欣赏着她那有些懒洋洋的样子。

凜子也从混杂的人群中发现了久木。两个人逆着人流靠近了。

都有一些气促的两个人相互凝视着。

90. 横滨的某台球厅(夜)

球台上的台球一下子散开了。

久木和凜子兴致勃勃地在打台球。

60年代年轻时深谙此道的久木打得相当高明,但是凜子也不服输。

久木(点上香烟):真是怪事,你的夫君呢,说是无论如何绝不和你离婚。
我的那位内当家却说,咱们痛痛快快地分手吧……

凜子:……

久木：……

凜子(忽然一笑)：假如，他真的不和我离婚，我仍然是他的妻子，那我的身子也是自由的。

凜子略做瞄准，然后有力地将球击出。

91. 横滨的马路

久木和凜子仿佛回到了青春时代，挎着胳膊兴高采烈地走过。

92. 现代书房·董事室(半个月后的二月中旬)

办公桌上摆着一只信封。

久木进屋后拿起信封，抽出里面的几页纸。

在几页便笺纸的头一页开头部分，用电脑的粗体字打印着《关于久木祥一郎行为的报告书》

久木不由自主地往办公桌前看了看。

小畑常务(55岁)坐在椅子上，脸上一副与久木素不相识的表情，叼着香烟在喷云吐雾。

久木的视线又回到便笺纸上。

久木的心声：贵社原出版部部长久木祥一郎，自前年夏天起，利用被东日文化中心聘为临时讲师之机，强行与当时在同一文化中心担任书道讲师的松原凜子接近。在明知其为有夫之妇的情况下，仍多次向她家中打电话，花言巧语进行诱骗……

依然在吸着烟的小畑。

久木如同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继续读着信上的文字。

读着读着，久木感到怒火一阵阵涌上心头，全身不由得颤抖起来。

久木好歹看完了那封信，把信纸放回信封里。

小畑常务站起身，踱到久木跟前的椅子旁，又坐了下去。

久木：……实在抱歉。

小畑：当然啦，我不会不加分析全盘相信这封信里所说的内容。不过呢，它被送到咱们社里来，完全置之不理也是不行的……

久木：……

小畑：和信里说的那个女人关系密切的事总是有的吧。

久木：……嗯。

小畑：你挺时髦嘛。

久木:……

小畑:我看,你不如就到共荣社去好啦。

久木(不由自主地反问):到共荣社去?

小畑:决定下得很急,让你有点吃惊吧。可是,你正在搞的那个昭和史的出刊问题嘛,现在又有了些困难。

久木:……

小畑:如果没了这项工作,你不就闲着没事了吗?

久木:是因为这封信的缘故吧?

小畑:不不,这不该有什么……

久木:……

小畑: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再答复我。

93. 同上·调查室

久木推开门回到室内。

似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久木回来,一齐静静地望着他。

久木感觉到了这种气氛,故意用开朗的语气说——

久木:我就要和诸君分手了。

在久木说话的同时,横山与村松都转过头去望着别处,铃木则仿佛什么也没听见的样子垂下了眼睛。

久木:刚才,小畑常务叫我去,告诉我从四月份开始到共荣社去。

横山等三人和宫田宛如停止了呼吸一般悄无声息。

久木回到自己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松开领带,然后从西装的内兜中掏出那封信放在办公桌上。

久木(突然产生了几分自虐的心情):我被搞成这样,恐怕就是因为和女人的事情暴露了。

依旧默不做声的三位同事和宫田。

94. 久木家·会客室(夜)

久木回到家里,开亮电灯。寂静的家中显得冷冷清清。

久木正想进到里面去,忽然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张纸。

在这张纸上,一块彩绘的瓷砖代替了压纸石。

久木拿起纸来。

是离婚申请书,文枝已经在上面签了字并盖上了印章。

久木:……

久木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像是对这连续两记沉重打击的回答。

95. 松原家·会客室(夜)

节子在会客室里。

在节子的身旁,凜子正在把洗好的衣服叠起来。

节子:最近,我晚上挺晚了给你打电话,可你总是不在。你到哪儿去了?

凜子:……

节子:你们两个,关系不好了?

凜子:……

节子:……

凜子:我和他,还和以前一样。

节子:那就好,那就好。人家晴彦可是帮了咱们不少哇。

凜子(有些犹豫地):妈妈。

节子(一边帮着叠衣服一边看着凜子):……

凜子:我,有了喜欢的人啦。

节子:……

凜子:这是我第一次,喜欢上一个男人。

对于女儿这句出乎意料的话节子张口结舌。

凜子抱起叠好的衣服,准备送到二楼去。

节子追上凜子,抢过她抱着的衣物丢在地上。

凜子背过脸去。

节子:你这个孩子,怎么做什么事还不明白道理呀!……(略显迟疑地)

我看,是因为你……你,有很多地方像你爸爸……

凜子:那当然啦。我母亲是个能把我扔下突然不知去向的人,可父亲还是尽了父亲的义务。我当然会像父亲了。

节子:没想到我竟然生出了你这么个淫荡的女儿……

凜子(重复):淫荡?

节子:你的肉体经不住别的男人的引诱。你竟然还能为此而疯狂,简直可怜!

凜子:如果我淫荡,那么天下所有的女人都都是淫荡的。可是妈妈你根本不想弄明白这件事。

节子冷不防打了凇子一记耳光。

一言不发低着头的凇子。

96. 医院·走廊

久木来看望水口,把手中的花束交给了水口的妻子雅代(48岁)。

雅代:手术总算是做了,精神也恢复了不少……不过,医生说,最长大概也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

久木(难过地):那他本人……

雅代:不,我没有告诉他这些。只是说,所有不好的部分都已经摘除了,所以……

97. 同上·病房

水口躺在一间较大的病房里靠近窗户的病床上。久木竭力用欢快的语气同水口说话。

久木:这次,能进行这么彻底的治疗实在是太好了,真是个挺不错的机会呀。

水口:可我的食欲总是……

久木:……

水口:最近我又重读了子规。

久木:子规?噢——是正冈子规吧。你不也写过俳句吗?

水口:在他写的《斗病日记》中,有“每顿饭之间的苦苦等待”的说法。死期将至,我现在也是只能在一顿饭和一顿饭之间等待着了。这不很像子规吗?

久木:……

水口(闭上眼睛,回忆着日记中的原文):今天午炮响得早,可是饭还没有送来……躺在床上一步也动不了,从这里能够看到的·东西,都已仔细地观察过以消磨时间。可是饭怎么还不来呢。其实下面一行写得最好,他写的是:阳光突然射在褥子上,饭来了(笑)。

久木(也笑了):是说,阳光突然射在褥子上,饭来了吗?

水口(笑着):……

久木:你可比我想像的要精神多了。赶快养好病回去上班。现在,马龙社那边没有你可难办啦。

水口:别骗我了。

久木：……

水口：你是最清楚不过的，公司呀，少了一个人两个人，根本就不在乎，不会有什么难办的事情的。

久木：……

水口：久木，我也曾经想过像你一样放纵一番，尽情地放纵。人哪，终究要老、要死的，应该做点儿自己想做的事啊。

水口的眼角浮现出了点点泪光。

水口躺在床上，目光恳切地望着久木。

98. 同上·热水房前面的走廊

久木走来。

雅代在热水房里，手中仍然捧着久木送来的花束，陷入了沉思之中。

久木没有出声打扰雅代。

99. 横滨，临近港口的地方(夜)

100. 两个人的房间(夜)

只有久木一个人。他就着自己做的小菜饮着兑了水的威士忌，一边把用纸口袋带来的内衣等拿出来放进一只空纸箱里。

在他身边放着一只看样子也是从家里拿来的收音机。

收音机正在播送现场直播的相声节目。

房门响了。久木关上收音机，站起来面向大门。

凜子抱着装东西的纸袋进了屋。

凜子：我来晚了，真对不起。

久木：吓了我一跳哇。

凜子：啊？

久木：我都不知道自己竟有这么多的裤衩、袜子之类的东西。

凜子把刚买来的食品从纸袋中拿出来。

凜子：咱们的事情，我妈妈知道了。

久木(看着凜子)：……

凜子：对我说了好多话，最后，说要断绝我们的母女关系……还说，我是个既淫荡又可怜的女人。

久木：可是……你做了什么，你妈妈要这样说你……

凜子：是啊。她说我的肉体经不住你的诱惑。

久木：……

凜子：岂止是肉体，连我的心也被你诱惑了。所以每当你抱着我的时候，我的心灵和肉体两方面都感觉那么好。

久木：……

凜子：因此，我失去了一切。

久木点着了香烟。

久木：其实，我这边也出了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凜子：……？

久木拿出了那份《关于久木祥一郎的行为报告书》。

凜子：这是什么呀？

久木：你先看看再说。

凜子开始看报告书。看着看着，她的脸色变得苍白了，不由得低声说道——

凜子：太狠啦……是谁干出这种事？

久木：你觉得是谁？

凜子：莫非……会是我的……

久木再往威士忌中兑上水。

久木：就因为它，我已经被告知，将被调到子公司去工作了。

凜子（大吃一惊）：……

久木：嘻，也是我咎由自取、自作自受。

凜子：你没有拒绝吗？

久木：……

凜子：要是这样，还不如连公司的工作也辞掉更好……

凜子的话似乎说出了久木一直潜藏在心里的想法，他望着凜子——

久木：辞掉工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你也是一无所有了。

凜子仰起苍白的脸，定定地望着久木。

凜子：抱我……用最大的力气抱紧我。

电灯熄掉了。

紧紧相拥在一起的久木和凜子。

两个人喘息般地相互在对方的耳畔低语着。

凜子：真想就这样和你一起死了呀。

久木:还不到去死的地步吧。

凛子:可我觉得挺好。能够到这样,我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久木:到这样?

凛子:我想得到的只有你,其他的一切我都不稀罕。你还有其他什么希望得到的吗?

久木:……

凛子:家庭? 公司? 工作?

久木:你才只有 38 岁呀。

凛子:我是这么爱你,是从身体的最深处都能感觉到的爱。能让我体验到这种感觉,我认为已经死而无憾了。

电话铃突然响起来,两人吓了一跳。

101. 松原家·书房(数日后·夜)

晴彦在读医学书。

响起两声敲门声,随后,凛子静静地推门而入。

凛子:我有话和你说。

晴彦:……

凛子:我既没有受到什么强迫,也不是被什么花言巧语所诱惑。

晴彦:……

凛子(注视着晴彦的后背):你多保重吧……

背过身去的凛子。

晴彦站了起来。

晴彦:你、你是发疯了吧?

凛子(转身面对晴彦):没有……我还是原来的我。

102. 调布市附近的寺院(夜)

正在举行水口的通宵祈祷仪式。

久木和调查室的几个人一起走来。

铃木:昨天,情况突然恶化了。

横山:公司里的人,谁也没赶上去送他一程。

久木:怎么就让他得了癌这种病,被送上死路哇。

村松哭得双目赤红,眼泡浮肿。

久木把香典钱交给受处理处。

久木看到了衣川。

103. 附近的荞麦面馆

参加完水口葬礼的久木和衣川在饮着烫热的酒。

衣川:经你介绍认识后,我们见过两、三次面,感觉水口是个在工作上很有两下子的干将呀。

久木(小口小口地呷着酒):一到那样的地方,所有的人都会产生同样的感觉。眼看着还是生气勃勃、生龙活虎的人,谁知道转眼间就死了。看起来,只不过是死得早些和死得晚些罢了。

衣川:你说的也有道理……哎,那位“楷书的她”呢?

久木(暧昧地):哦……

衣川:不论是什么样的闲职,过于吊儿郎当的可是危险呐。这一段,一给你打电话,你那儿的女秘书就说你不在,真让人没办法。

久木(饮酒):……

衣川:行啦,如果你被辞掉工作,还愿意到我那个文化中心去当讲师吗?

久木(饮酒):……

衣川:近来我们文化中心的业绩相当不错,前不久获得了社长奖呢。这样一来,从下个月开始,我有可能要当上总管都内各文化中心的本部长了。

久木(对此不太感兴趣的声调):噢……嗯,挺了不起嘛。

衣川:工作上的事也就算还可以吧。不过,我真想像你那样恋爱一场。到了这个岁数,特别有这种期望。唉,可是呀……

久木:……

衣川:只要一步走错,就会失去重要的东西。

久木:你说的重要东西是指什么?

衣川:是工作呀、家庭呀(笑)。

久木站起身,朝大门的方向走去。

衣川:你到哪儿去?

久木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104. 街道(夜)

久木似乎一个人又在什么地方喝过酒,已经醉得不轻了。

他脚步踉跄,不断地撞上迎面而来的行人,招致了不少嫌恶的目光。

毫无目标、蹒跚而行的久木。

105. 现代书房·董事室(翌日)

久木站在董事室里。

小畑抬眼看着久木,做出了一副“简直让人难以相信”的表情。

小畑:这是怎么说的呢。

久木:我是个只会做编辑工作的人,到那边去,我看只能成为一个碍手碍脚的累赘。

小畑:哎,我们可没有这么小瞧你呀。

久木:不,是我自己瞧不起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得到您的种种关照,十分感谢。

久木把写着《辞呈》两个字的信封放在办公桌上。

小畑:不过,你……静下心来,再好好考虑考虑……

久木:这就是我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做出的决定。无论如何,请接受我的辞职。

久木行了一礼,转身出去了。

106. 楼前空地上的样板房展示区

凜子和穿着工作制服的美都里并排坐着在谈话。

美都里:两个人一起到国外去不是也挺好吗?不妨和自己所爱的人一块儿下决心试试嘛。

凜子(豁然开朗地):……那可真妙啊。

在远处干活儿的同伴招呼美都里。情绪高涨的美都里站起身来。

美都里(回过头):只要活着,什么都有可能实现!

向远处跑去的美都里。

留下了凜子孤零零地站在展示区。

107. 两个人的房间

久木和凜子拿着玻璃杯,紧紧地依偎着在饮红葡萄酒。

凜子:咱们俩能就这样拥抱着死去的话,那该多好呀。

久木:我也这么想过,现在更加……

凜子:对,我也是。现在这样最好,我觉得,现在是我人生中的最高境界。

久木:人生中的最高境界……说得真好啊。

凜子:可是,我又怕咱们是不是过于幸福了。不知道这样的幸福可以持续多久(望着久木的脸)?

久木:你问了我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以前我曾经联系过一位作家,这位作家先生写了一部描写情死的小说,他写的不是那种老套的殉情,而是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之后同时殉情的方法。如果是互相卡住对方脖子的死法,到最后总是只有一方会死去。

凜子(目光闪动着):……

久木:那位作家先生,曾向他在医学部工作的朋友咨询过,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凜子:找到这种方法了吗?

久木:用药。只要吃下一种药,就能确定无疑地同时死去,而且死后人体发硬,两个人的身体就分不开了。

凜子:你有这种药吗?

久木:这种药我有,不过,还没有在任何人身上试用过。

凜子(微笑):……

久木:……

凜子:我……只要和你在一起,就不害怕了。

凜子把一口红葡萄酒送入久木嘴里,仿佛酒中已经放进了毒药似的。

两个人亲吻着,似乎是在为情死做预先的练习。

久木把凜子揽入怀中。

凜子:你想要我了?

久木:那还用说。

凜子:要做爱,就一直做下去吧。

久木:一直?

凜子:永远永远地,一直做。

108. 久木家·会客室(夜)

久木进了会客室。

文枝和知佳在这里,她们迎着久木。

久木:没有什么变化吧?

文枝:那件事,我已经委托了一位律师来办,那位先生……

久木清楚她所说的“那件事”是指离婚,只是默不做声地听着。

因为久木已经决心一死了。

知佳:爸爸好像瘦了一些。

久木:你看上去挺好的。

久木打住了话头。

文枝拿来了两只大纸袋。

文枝:就快到春天了。

久木看了看纸袋,里面装的都是叠得整整齐齐的他的春装。

久木胸中不由得涌上一股热流。

久木:谢谢你了。

文枝:……

久木和文枝的对话又打住了。三个人的心情都很不好。

知佳:咱们怎么像陌生人一样。

久木:……

久木指了指二楼他的书房。

久木:我去一下。

久木朝二楼走去。

文枝和知佳。

109. 同上·久木的书房(夜)

久木环顾挡着窗帘的室内。

屋里仍然和他出去之前一样。

久木在椅子上坐下,点燃了一支香烟。

110. 同上·大门(夜)

久木放下纸袋穿鞋。

久木:这些衣服我拿走了。

默无言地站在会客室门边的文枝。

知佳似乎担心什么,轮流地看着久木和文枝。

久木:那,我就走了,请多保重。

久木垂下眼睛,转过身刚打开门,不料背后传来知佳的叫声。

知佳:你别走!

久木(转回身):……

文枝一动不动地站着,拉住知佳的手制止她。

很生气的样子注视着久木的知佳。

文枝把脸转向了一旁。

久木仿佛要甩掉什么痛苦的思绪似地一转身,走出家门。

111. 列车

列车仿佛无声地穿出隧道的黑暗,冲入白雪的世界。

凜子隔着车窗的玻璃,目不转睛地注视前方。

在凜子身边的久木。

112. 在大雪中奔驰的列车——

113. 大雪纷飞的轻井泽·似乎远离市区的住宅·厨房(黄昏)

凜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原材料,手法纯熟地开始准备晚餐。

节俭又整齐洁净的菜肴。

水池子上方的小窗上积了一层雪,挂着透明的冰柱。

114. 同上·房间(夜)

久木和凜子坐在已经摆好他们的“最后的晚餐”的餐桌旁。

蘑菇沙拉、野鸭肉和水芹菜的火锅。

久木打开夏特·玛戈葡萄酒瓶,将深红色的液体斟入两个人的玻璃杯中。

端起玻璃杯的两个人。

久木和凜子饮酒。

凜子(不觉脱口而出):好喝。

微笑的久木。

久木:菜肴上去也一定好吃。

凜子:是拌的蘑菇沙拉和鸭子、水芹菜火锅。

久木(微笑):……

两个人开始彬彬有礼地吃起来。

久木:我来此之前,已经寄出去了。

凜子:……?

久木:是离婚申请书。

凜子:……

久木:这个章让我很难盖下去。不,我不是不喜欢或讨厌这样子分手,只是……觉得在这么一张纸上盖个章就分手,那我这 25 年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又是什么呢……难道就是像那张纸一样轻飘飘的东西吗?……这么一想,又觉得很难想通了。

可以听到沙沙的落雪声,更使人感到了四周的静寂。

凜子：你以前说过，当男人和女人一亲密起来，也就开始腐朽了。

久木（怎么也记不起）：……

凜子：越是炽烈的情感，就会越厉害地灼伤自己……所以，如果可以结束的话，就让我们用自己的手来结束它吧。

两个人静静地饮酒、吃菜。

久木：咱们这就该去了吧。

凜子：……好的。

仍可听到落雪的声音。

115. 同上·邻室(夜)

已经铺好了一套寝具。

在枕边的盆里放着夏特·玛戈葡萄酒、两只酒杯，还有一个似乎是装着药的小玻璃瓶。

窗外，雪花仍在夜色中飘落。

在黑暗的背景下镜子般反射出室内景物的窗玻璃上，有些模糊地映出了凜子白色的裸体。

久木仰起头看着凜子

久木：……真美……

凜子：你不后悔吗？

久木：不，不后悔。

静静地向久木屈下身子的凜子。

* * *

雪更大了。

身体紧紧贴在一起的久木和凜子。

凜子：渐渐的，我觉得已经无法区分出你的皮肤和我自己的皮肤了。

久木：亲密无间地结合在一起。当然会是这样的。

凜子：任何人，也不能再把我们分开了。

久木：现在，没有恐惧。

凜子：我也……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不怕。

两个人仿佛要将生命全部集中在这一刻似地紧紧拥抱着。

116. 大雪纷飞(两个人灵魂的幻像)

在一片雪景中，装束整齐的久木和凜子紧拉着手、相依相偎着走去。

· 111 ·

他们走向那无边无际的纯白世界。

在这段旅途中,响起了他们两人留下的最后的话语(记忆中的遗书内容)。

凜子的声音:7岁的时候,在紫云英地里迷了路,太阳落山时胆怯起来。

久木的声音:9岁时,爸爸给我买了地球仪,高兴得抱着它去睡觉。

凜子的声音:14岁时第一次穿长筒袜,还记得双腿滑入丝袜中的感觉。

久木的声音:17岁的时候,肯尼迪总统被刺,看着电视惊呆了。

凜子的声音:25岁时经人说合结了婚。婚礼那天刮着台风。

久木的声音:27岁那年长女出生,工作太忙,没能到医院去。

凜子的声音:38岁的夏天遇上了你,倾心相爱。

久木的声音:50岁时,头一次深深地迷恋上一个女人。

凜子的声音:38岁的冬天……和你相伴,直到永远……

久木的声音:永远……

117. 二人死后的死亡检验报告

画面上,无机质的文字打出了有关久木和凜子殉情的状况(在家中被发现)以及遗体状态的报告。

(淡出)

118. 梦幻般飘舞的雪花

久木与凜子最后的性行为。

在检验报告的文字背景下,是处于最高幸福之中的两个人。

充满欢欣喜悦的凜子的面容。

倾注着全部疼爱之情、嘴唇紧贴在凜子雪白身体上的久木。

纷纷飘落的雪花,宛如片片狂舞着的樱花花瓣。

(淡出)

119. 冰冻的瀑布

摄影机缓慢地推近。

“咔嚓”一声,摄影机破冰而入。

黑暗来临。

摄影机仍向更深处前进。

向着更浓重幽远的黑暗、向着孕育了原始世界的初始黑暗前进。

移出片尾字幕。

(完)